

齋夫自由談

九三史相伯



齋夫自由談

(全一冊)

定價壹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者 不除庭草齋夫

發行人 不除庭草齋夫

總售處 申報館

上海漢口路廿四號

分代售處 各地申報分館

民國二十一年四月三十日初版 伍千冊

齋夫自由談

(自民國二十年九月五日起至二十一年一月
底止)

目錄

不除庭草齋夫	一
胡適捉鬼	二
比牛頓大一倍	四
世上三等入	七
生難殺易	八
大胖子	一〇

拆臺·····	一一
陽曆鬧的亂子·····	一三
天山虎·····	一六
如是我見·····	一八
學半個卡汾狄士·····	二〇
五毛錢的總司令·····	二三
精衛與志摩之喜事觀·····	二五
芭蕉先生·····	二六
一碗麵的代價·····	二八
老吳的白話文·····	三一

伽利略與木星的月亮·····	三三
寫字·····	三七
佛羅稜薩的教授·····	三九
活吃丈夫·····	四一
不轉彎的筆·····	四六
血染的諾貝爾獎金·····	四七
托爾斯泰與程罕默德的信徒·····	五〇
假好人·····	五一
傳將軍到那裏去了？·····	五七
無量之福·····	六〇

一根麻繩·····	六一
康有爲的詩·····	六三
屢敗屢戰·····	六四
戰時的功課·····	六六
大掃除·····	六九
珠璣賀人自殺·····	七一
史督師對國民訓話·····	七七
新舊中國之軍師·····	八〇
愛之三字經·····	八三
背起四個十字架·····	八五

剃頭擔上的竿子·····	八七
車夫老王·····	八九
聽拳·····	九〇
吳稚暉沒有回的信·····	九三
溫壽·····	九四
蠶之告狀·····	九六
我的小懷抱·····	一〇二
小孤山·····	一〇四
陶知行的顏色·····	一〇五
讀列寧傳·····	一〇六

好政府最後之一幕·····	一〇八
農夫之聲·····	一一一
愛迪生之死·····	一一四
怎樣學愛迪生·····	一一七
不如學阿爾·····	一一九
工業文明·····	一二四
法拉第·····	一二六
化磁爲電·····	一二九
長忙玩忘完·····	一三二
龍統哥之統一·····	一三三

愛迪生前後受敵·····	一三六
科學的孩子·····	一三八
這是教育·····	一四一
中國的人命·····	一四二
十萬封信之效力·····	一四五
午飯棹上·····	一四七
思想的母親·····	一五〇
莫輕看徒弟·····	一五一
佛蘭克林·····	一五三
「未」之命運·····	一六八

新舊時代之學生·····	一六九
克虜伯之金錢觀·····	一七一
從餓到死的過程·····	一七三
戰神前之對話·····	一七五
東北兩少年·····	一八八
觀戰·····	一九〇
一個教師與家長的答覆·····	一九三
一齣歷史戲的開場白·····	一九八
青年自動援馬抗日團·····	一九九
小朋友的鷄·····	二〇三

生存圈邊·····	二〇八
這是什麼意思·····	二一一
且慢·····	二一二
齋夫工會·····	二一三
甘地先生敷衍法國人·····	二一五
一張新婚通告·····	二二〇
如何可以不做一個時代落伍者·····	二二一
字紙簍裏的頌詞·····	二二三
讀馬占山主席來電·····	二二六
敬贈全國的教師·····	二二九

詩的學校·····	二三二
新年三問三答·····	二四〇
什麼東西最可怕·····	二四五
顛倒的邏輯·····	二四九
從燒煤爐談到教育·····	二五〇
主人教育·····	二五四
軍閥的鏡子·····	二五五
新政府小影·····	二五七
讀錦西義勇軍絕命宣言有感·····	二五八
創造中之中華民族·····	二六一

從南京路說到南京城·····	二六五
是非·····	二六八
兒子教學做·····	二七二
一張空前的廣告·····	二七五
縣長的資格·····	二七八
國難會議與名人會議·····	二八二
國民的軍隊·····	二八六
敬告國民·····	二八八

不除庭草齋夫

好幾年前，我見着曾國藩寫的一副對聯，先看下聯，是：『愛養盆魚識化機』，心裏很不以為然。因為魚的自由世界是江，河，湖，海；那一處不可以認識它們的化機，何必要把活潑潑的魚兒捉到盆裏來呢？盆是魚的監牢；盆魚是上了枷鎖鎖拷的囚犯。現在捨掉江，河，湖，海之大而要在監牢式的小盆裏追求造化之機，不但是違反自然，而且是表示度量之狹隘。我素來反對籠中養鳥，所以不知不覺的對於盆中養魚也發生一種深刻的不滿。我便帶着這種不滿意的態度去看

上聯。我見上聯寫的是：『不除庭草留生意』，不禁連叫幾聲好，歡喜得把心裏的不滿都忘掉了。從此我便想用這個意思來造一座齋舍，稱它爲不除庭草齋。但是吃着早餐愁晚餐的人那有餘款造房子？退一步想，齋主雖做不成，何妨做個齋夫？好，就這麼說，這個不除庭草齋夫的頭銜，恕我自封了。需要齋夫的人們，請看清這個名字來找我；否則你要除草，我不除草，弄僵起來，怎麼辦呢？

胡適捉鬼

適之近撰時論，多不中肯要。去年他在新月上發表一文，我們走

那條路，裏面陳說中國五個鬼卽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而對於帝國主義之侵略，竟武斷的將它一筆勾消。梁漱溟曾寫了一封信駁他。東京的幾位朋友對於他這種見解也深致不滿。我個人則以爲除了外國帝國主義之外，認爲國內還有一個大妖精被適之忽略了。這個大妖精便是多福多壽多男子的多生主義。因爲多生所以田不夠種，工不夠做，飯不夠吃。因爲多生所以窮；因爲窮所以有病，不能醫，有子女不能教。因爲大家多生所以窮親戚多，窮朋友多，累得意志薄弱的人不得不貪。因爲多生而求生不得所以爲盜，爲匪，稱兵，搆亂。貧窮，愚昧，疾病，貪污，內亂，當然是要打倒的；但是國內若不剷除多生之迷信，國外若不推翻帝國主義，則這五個小鬼必定是跟着我

們寸步不離。其實，帝國主義之總司令也是多生主義。因爲多生所以要殖民地，要原料，要市場。世界最大之亂源便是多生主義。這個妖怪不除，世界那能太平，中國那會有出路？下面是我送適之的一首詩：

『明於考古，

昧於知今：

捉着五個小鬼，

放走了一個大妖精。』

比牛頓大一倍